

开栏语



探访中国大运河系列人文报道

平原千里莽莽苍苍,诸水聚散浩浩汤汤。

中国的大江大河多数是自西向东的,即便是隋唐大运河,仍旧没有脱离这样的路径;但“京杭大运河”则像一条天河,从北到南,一画开天,贯通长江黄河,为中国的文明脉络,画出了另一种可能。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

大运河作为“流动的文化”,既是时间上

的流淌,也是空间上的绵延。大运河不仅仅是生母,孕育了两岸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的繁荣;大运河也是乳娘,滋养着一代又一代大河儿女的生活。

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开启“川流中国·开天河”探访中国大运河系列人文报道,邀您一起,跟随两路记者的脚步,从蜀地出发,顺长江而下,来到大运河与长江的十字路口。一路向北,过山东、穿河北、直抵北京;一路向南,通江苏、到浙江,停泊杭州。打捞千年智慧的遗迹,见证不断被改写的传奇,中国人与一条河流千年不断的故事,顺流而出。

探访中国大运河,从京口闸到谏壁船闸

江南运河第一闸的古今交融



大运河简介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始建于公元前486年,包括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三部分,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河南和安徽8个省、直辖市,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规模最大、线路最长、延续时间最久且目前仍在使用的运河。大运河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漕运通道和经济命脉,至今已延续2500余年。

封面评论

大运河是文化之河 更是科技之河

□闫雯雯 吴德玉

“开邗沟,筑邗城”,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以邗沟沟通长江、淮河两大河流,成为中国大运河的起点。至隋朝,大运河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

隋通运河,唐开港埠,扬州也凭借着大运河枢纽中心的地位成为东南第一大都会,“扬一益二”名扬天下;至南宋,京杭大运河也是最著名的水道,四方公私之船入运河“如履平地,川、广巨舰,直抵都城(杭州)”。

大运河,不仅贯通南北,也是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唐代高僧鉴真六次东渡,几乎都是从扬州由大运河出发。日本天台宗僧人圆仁撰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明确记载大运河的游历过程:“……掘沟(指人工开凿的大运河)宽二丈余,直流无曲,此即隋炀帝所掘矣……”举世闻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也详细记录了大运河两岸的扬州、苏州、杭州等城市的富庶与繁华。

大运河流淌漫长的时间之河,以其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的雍容气度,将文脉与历史紧密相连。宋之问、王维、孟浩然、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杜牧、李商隐、柳永、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用优美的诗句歌咏过大运河。诗仙李白在大运河上写下了不可多得反映劳动人民疾苦的诗作:“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杨万里在《练湖放闸》中描写了练湖开闸济水大运河的壮丽之景:“满耳雷声动地来,窺窗银浪打船开。练湖才放一寸水,跳作冰河万雪堆。”

“斗门贮净练,悬板凉惊雷。”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描述过大运河上的船闸注水时的情景,那时他应该不会意识到,大运河不仅是一条文化的河,也是科技之河。早在范成大出生前142年,淮南转运副使乔维岳在淮南漕渠修建了一道复式船闸,比同类船闸在欧洲出现整整早了389年。

与张衡、祖冲之、落下闳等人齐名天下的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了京杭大运河山东段的河道线路,领导开凿了大运河最北一段——通惠河的修建工程,首次实现了元代南北大运河由北京到杭州的全线通航。

受历史演变、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影响,20世纪初京杭大运河出现断流。一直到2022年,水利部联合京津冀鲁四省市开展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补水工作,京杭大运河百年之后再次全线水流贯通。

“

骑上一辆共享单车,从江苏镇江地标西津渡旁的京口闸遗址出发,不到两小时就能到达谏壁船闸。这短短的16公里,是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到现代江南运河第一闸的距离。

谏壁船闸,地处长江与京杭大运河这两条黄金水道的“十字”交叉口,是苏南运河上唯一直通长江的复线船闸,常年有苏、鲁、皖、沪、浙、鄂、川等13个省市的船舶通过。

镇江在历史上称为京口,共有五处通江口:大京口、小京口、丹徒口、甘露港、谏壁口(又称越河口)。这几个通江口都是船舶通航和引来江湖水的设施,并非建于一朝一夕,而是在漫长的岁月中,多个朝代不断开挖疏通修建而成。大京口当时设置有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便于运河与长江水道的通航。这一技术比西方至少早了400年,至今仍在使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梦 闫雯雯 吴德玉 江苏镇江报道

京口闸再现世 千古名篇的时代注脚

大浪淘沙,种种过往,在历史长河中凝结成贝。

公元1075年(北宋熙宁八年),退隐南京多年的王安石又一次被起用,他在京口(镇江)北渡长江,由瓜洲转入运河水系直达汴京。停留瓜洲时,王安石写下千古名篇《泊船瓜洲》: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在王安石进京的前一年,公元1074年(熙宁七年),苏轼意气风发,从杭州坐船经京杭大运河前往密州(今山东境内)任职。两年后的中秋,他在密州写下传世之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穿过这条命运的河,王安石与苏轼命运的纠葛层层递进。而京口闸虽见证过数不尽的繁华,却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之中。

2011年的一次考古勘探,镇江博物馆研究员霍强也没想到,淤土之下,见证了镇江水运繁华的“江南运河第一闸”突然现世。

“2011年8月到12月,镇江博物馆与南京博物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西津渡附近约9万平方米的范围进行考古勘探。勘探过程中,在现在发现的京口闸的

位置,出现了一些石头的遗迹。”霍强说,当时也不知道是京口闸,经过勘探之后,发现旁边有淤土,做了土层解剖后,发现了部分遗存,查阅史料才推断这可能是京口闸。

这个发现让霍强和同事们非常兴奋,作为“江南运河第一闸”,京口闸遗址的发现是大运河镇江段在唐代就有堰(闸)的实证,而且一直沿用到清代。

“京口闸被称作‘江南运河第一闸’是有原因的,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霍强说,“它是大运河江南段和长江的交界口,出了京口闸向北就是长江,过江即是扬州。京杭大运河的江南运河段,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为了解决江水河水落差大、运河与长江之间的通航问题,公元1099年(北宋元符二年),由两浙转运判官曾孝蕴主持修筑的集复式船闸与蓄水设施于一体的京口澳闸系统工程完工。

这个巨大的水利工程兼有通航、蓄水、引水、引潮、避风等多种功能,通过自北向南一字排列的京口闸、腰闸、下闸、中闸及上闸5座水闸,组成一组四级船闸,并在附近开挖积水澳和归水澳,用来调节船闸水位。



位于江苏镇江的谏壁船闸。



扎西桑珠成为谏壁船闸的新一代“守闸人”。

新一代守闸人 跟着老师傅学小技巧

京口闸作为古代“江南运河第一闸”,命运多舛,几经废弃又多次修缮,一直到1929年在原河道之上修筑马路,取名中华路,“江南第一闸”才正式结束历史使命。

51年后,在距离京口闸16公里之外的谏壁镇,一座现代化的船闸又现江南。这座新船闸地理位置突出,在水运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是苏南运河连通长江的门户,迅速成为新时代的“江南运河第一闸”。

如今,依靠现代化的管理系统,谏壁船闸单日最大船舶通过量达92万吨。

来自拉萨的95后藏族小伙扎西桑珠是谏壁船闸创造历史的见证者之一。3年前,他来到谏壁船闸就职,成为新一代运河“守闸人”。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在调度室里,通过电脑对进入船闸内的船进行调度,看监控来进行排档。”扎西桑珠是谏壁船闸的一线

调度员,日常的工作是对于往来船只进行审核、调度,保障船只能从船闸内顺利通行。“我们船闸全年365天都是24小时放行,除了特殊情况,主要是天气原因,基本上都是满载运行的。”

刚来的时候,扎西也吃过一些苦头,“我这个工作平时就是跟船员打交道,因为调度这个岗位会有很多船员来电话,大部分船员都是那种年纪稍大的,说着口当地方言,我听不懂,有时候沟通起来有困难。”

在爱学习的人面前,困难并非难以突破。船只调度,一个看似并不需要专业对口的工作,实际上背后却是一代代“守闸人”的传帮带。

扎西桑珠跟着船闸的“老师傅”学习了很多。比如说放通闸时,用肉眼看水流的流速并不直观,老师傅就会把纸捏成一团,扔进闸室里,观察水流,他就把这些技巧暗记下来,慢慢摸索,慢慢成长。

谏壁船闸升级 将创内河单梯级船闸纪录

江南运河隔长江相对的,是大运河江北运河段。古河道在三湾区盘旋了一个“几”字,再直奔瓜洲渡口,汇入长江。

如今,中国大运河博物馆便屹立在“几字湾”上。展馆前言里,写着这么一句话:“大运河,不是生母,就是乳娘!”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大运河的命运曾经跌宕起伏,但却像是她哺育的中华儿女,在新时代焕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

京口闸的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2022年1月,京口闸遗址展示区正式对外开放。在室外的遗址区,可以看到明清的石路、清代的碑亭、明清的闸墩、明清的码头等,在明清时期的遗址之下,还有宋代、唐代的遗迹,成为了大运河养育中华文化的又一例证。今年4月,由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组织的“行走大江大河书写水韵江苏”主题采风团,近200名来自全国各大媒体的编辑记者也来到谏壁船闸参观。

已经运行了42年的谏壁船闸,在今年6月迎来新一次的提档升级。6月8日,江苏省政府在镇江举行京杭运河苏南段航道“三改二”暨谏壁一线船闸扩容改造工程开工仪式和建设动员会,标志着打造更具特色的“水运江苏”建设拉开大幕。到2025年,谏壁一线船闸将成为“世界内河最大单梯级船闸”。

“改造之后,谏壁船闸将会成为大运河上船闸改造的一个‘模子’,未来,其他区域的船闸改造将会以它来对标。”扎西桑珠的语气里充满着骄傲。

今年,扎西桑珠还会在镇江迎来“贵宾”,那是来自3000公里之外、海拔4000米雪山上的双亲,“我准备让父母都过来看一看、玩一下,他们从来没有来过镇江。”从世界屋脊到大运河上的“江南屋脊”,扎西的父母能够看到儿子的成长与变化。

扎西桑珠说,到时候在镇江的住所里,会飘起酥油茶的香气,还会充满妈妈的唠叨。

京杭大运河苏州段。图据央视